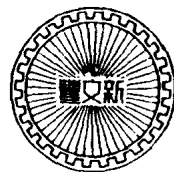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四冊目錄

總類



考 據

筆耕錄五卷	清 胡鼎輯	樸學齋	一
橫楊札記十卷	清 吳承志纂	求恕齋	八五
舊學蓄疑一卷	清 汪 中撰	木犀軒	二六一
群書答問二卷補遺一卷	清 凌 曙著	木犀軒	二七三
借閒隨筆一卷	清 汪遠孫撰	振綺堂	三〇九
菽園贅談節錄一卷	清 邱煒菱著	香 豔	三一五
困學紀聞補注二十卷	清 張嘉祿著	四 明	三二七
明堂考一卷附射侯考一卷	清 胡 夤撰	四 明	三八七
楮堂閭史考證一卷附錄一卷校勘記一卷	清 趙一清撰	武林掌故	四一五
聞見齋香錄十卷	清 秦武域纂	山 右	四六五
不期敦蓋銘考釋一卷	民 王國維撰	雪 堂	五八一
屈賦微二卷	民 馬其昶撰	集虛草堂	五八九
札迻正誤一卷	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六三一
讀書雜記一卷	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六三七
王念孫讀書雜誌正誤一卷	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六三七
阮盒筆記五種	民 阮盒撰	樸學齋	六七三
選巷叢談二卷	民 阮盒撰	蕙 風	六七五
鹵底叢談一卷	民 阮盒撰		七〇一

蘭雪齋樓筆記一卷·····

七〇七

蕙風簃隨筆二卷·····

七一八

蕙風簃二筆二卷·····

七三九

筆耕錄

錢崇威謹題



金 来 金

第 一 集

學而時習之

邢氏疏引皇氏以爲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氏曰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者陰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鄭氏曰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初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日日所習也眞德秀曰二十篇中莫非仁也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而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不愠則庶幾安乎仁矣

筆耕錄

卷一

其爲仁之本與

顧亭林日知錄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明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爲仁之本錢氏曰按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爲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爲人也孝弟後言其爲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爲人長也

愚按古仁人字多通用如井有仁焉朱註作人字讀則此處爲仁之本及觀過斯知仁矣仁字均應作人字讀較直捷

朱以九些子會心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爲仁與爲人須照看孝弟爲仁之本莫認作根本看了樹根曰根樹幹曰本仁者孝弟之根孝弟者仁之幹

愚按集註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以心之德言則仁爲孝弟之本以愛之理言則孝弟爲仁之本

道千乘之國

何氏註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三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趙竹坡論語註參曰按千乘之說集註無明文後世作文者多依馬說蓋取其便於敷衍耳其實方千里封公則四公一段僅見於周禮與諸書皆不合也論語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以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證之則千乘是百里大國則指當時齊晉秦楚之兼并者言也左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尙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豈獨孟子王制之言爲合哉龔異齋四書客難曰客曰千乘之國果如朱子魯頌閟宮篇詩傳三百十六

筆耕錄

卷一

里有奇

之說乎曰三百十六里有奇之說出於管子及漢刑法志釋司馬法十同爲封之言周禮左傳孟子諸書並無此制竊謂其數合要

非周初千乘之實數也曰以周禮差之千乘應屬何等之國曰嘗以周禮左傳孟子參之千乘在周禮爲方五百里之國於左傳爲一同於孟子爲大國百里周禮以四境言故云五百左傳孟子以四郊言故云一同云百里五百里內除郊內三鄉郊外三遂以疆地之附庸親子弟三卿采邑縣地之疎子弟五大夫采邑稍地之更疎子弟上中下士之采邑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外凡郊甸稍縣都所餘之地皆爲公邑公邑制井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千甸千乘則千乘之所出也曰卿大夫士三采地其里數可得聞與曰據孟獻子及孟子之言凡大國卿皆百乘左傳亦云備百邑此卿之采地可知者也大夫士采邑不見傳記大約五百里爲二千五百乘之地千乘之外尙有千五百乘三鄉三遂及附庸親疏子弟大夫

士之采邑取之千五百乘中固有餘耳曰何以知千乘不并三鄉三遂而通計之而必從五百里之說也曰此必不可以通者也蓋周之兵制出於鄉遂者爲軍出於邱甸者爲乘軍制家一人故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其兵爲公室精兵君出則從不出則守衛城郭乘則五家一人故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共出士卒一百人計之合八家出三人其兵爲隨時調遣之兵軍不可以爲乘乘不可以爲軍何可并軍於乘而統言之曰千乘也曰今據三百三十六里合三鄉三遂計之其參差之數若何曰三鄉三萬七千五百夫三遂一夫受二夫之地爲七萬五千夫餘夫以半計之四夫受一夫之地又爲四千六百八十七夫二共十一萬七千一百八十七夫加山川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計地已及二同僅少五甸有奇耳此外盡公邑邱甸之乘不過八百零五乘而附庸及三等采地俱無所出若更以附庸采地除之尙不及五百乘安在其爲公車千乘也若并以鄉遂之軍爲乘計之則三

筆耕錄

卷一

三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朱以九此子會心曰民字最吃緊敬事者敬民之事也然事無大小要無敬慢之心又要一念不忍欺之心所謂信以成之也節用愛人謂省民之財以養民之命節用處即是所以愛人也

何義門讀書記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爲政莫先於戒事利若侈用無節則財匱不得不出於聚斂矣故敬信之後即繼之以節用也然民之疾苦非上所能盡知苟其慮之不周雖有良法美意庸有不被其澤者必隨時隨事常存愛人之心而後能以身體之民生可得而遂也

賢賢易色

胡澤順四書一得錄引劉氏云賢賢者同德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又引宋氏云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關雎詩序云要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寃思賢才可爲此句句切證

君子不重章

何義門讀書記曰首節收其放心次節養其德性三節兼致知之務末節舉力行之要

朱子答章黼卿云爲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慢而已何以主之

愚按暴戾之性皆由驕傲成之進修之功皆由因循誤之能敬則常存抑畏之神而心自不敢肆常有振作之志而業自不敢荒學者須將此心時時提起推之待人接物安百姓悉無不由之矣

筆耕錄

卷一

四

換學齋叢書
第一集

學則不固

何氏註孔曰固蔽也邢疏曰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愚按依此說則此章分作五項亦無不可

胡承福曰無友不如己者友者我友之也若彼來就正則是不如己者友我而非我友不如己者矣容而與之又何害乎

父在觀其志章

李詠戒庵漫筆曰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聖人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之說考亭聞之當亦心肯黃氏曰抄曰三年無改於父之志也雙畏齋客難曰所謂道者治家之條例諸無關於典禮之大者皆道也諸家多以事與行解之無怪其有紛紛之論也

魏環溪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道字是鐵案故不敢改且父之道是心法更不能改三年則體認熟擔當定矣即有當改之事必無可改之道若非其道也豈有蹈襲因仍不改前愆之孝子乎

食無求飽章

義門讀書記曰金云敏於事三字截斷前後總攝入此三字而字直貫下句亦佳徐思曠文如此

為政以德章

義門讀書記曰德字要在誠敬上說註無為而天下歸之無為二字貼居其所說

龔畏齋客難曰無星之處皆為辰今所見蒼蒼之色皆辰也皆宗動天也以十二次分之如正月元枵二月娵訾三月降婁之類故又曰日月之會謂之辰

筆耕錄

卷一

五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邢疏曰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趙竹坡曰按說北辰祇如邢說已足明其義矣考證愈精則支離愈甚有謂北極非北辰極是辰旁之星者既失爾雅之義且謂極動而辰不動是更泥於居其所之旨不知此以譬為政以德耳但取居中而正何所取義於動不動而為此煩言哉又有謂北極非出地三十六度者祇是天文家言與此書之旨何與也推而遠之至有謂西樂浪山正與嵩山相對而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雖天文家言亦可置而不論而何必闢入於此書耶

朱以九曰為政以德光景唐虞世界儘可想像夫子何必譬之北辰要知夫子正是想像上世德化光景不能得見於天下姑仰觀之天上天若以居示君德矣天若以共示民德矣然叔季之世德化已渺徒令人想像夫天而已

矣此處夫子殆有穆然致慨之意

不踰矩

朱以九曰聖人何矩心即矩也聖心何欲欲者心之活潑流動處也而活潑流動處適適吾心之天即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孟懿子問孝章

龔畏齋曰客曰不背於理凡人凡事所宜然何得獨以答懿子之問孝曰考孟僖子於昭公七年從公如楚過鄭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歸以不能相禮為病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至二十四年懿子與敬叔年十三僖子將卒召其大夫屬二子學禮於孔子以定其位懿子嗣為大夫喪中未命昭公出奔連年在外亦未及命定公元年懿子城成周還年二十二歲定公始命為卿偕其弟敬叔遵父遺命師事孔子問孝應在此年孔子稱僖子能補過可則效則於伊子問孝勉以無違乃父學禮之命所必然也况末節

筆耕錄

卷一

六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三禮字正與僖子所言禮相應乎曰中節註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何如曰親沒安得有令若謂從母之命則尤不可訓也

至於犬馬

何義門曰只從能養極言若從事親說下便背理傷道

何氏註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邢疏曰畜獸無知不能敬於人若人惟能供養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

朱以九曰末句只云不敬何以別於今之孝乎更圓

胡梅坪曰記曰小人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唐馬周疏云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觀此以犬馬喻人子無疑

色難章

何義門曰曰弟子曰先生則以幼事長之常道也罔極之恩可以為報乎

吾與同言章

朱以九曰私字即從不遠處看出無聲無臭而識之便是私退省是追想與言相對之時覺他原足發不是退後又足發夫子只是想像其默識光景而形容之耳

何義門曰助我起予此足發者也不遠則不足矣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此亦字之根也

攻乎異端二句

閻百詩曰孫氏示兒編云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

孝慈則忠

義門讀書記曰此孝字兼慎終追遠而言

何爲則民服章

王伯厚困學記聞曰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

筆耕錄

卷一

七

後學齋叢書
第一集

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諸二字閻百詩謂如此尤與子夏舜有天下節語意相合

子張問十世章

子張所欲知者不是今日風明日雨蓋以世變無窮則治道容有難以預定者將欲立百王之大法竟何所守故問之

夫子告之不言唐虞夏繼世者其道同也若湯武革命去舊汗而即新政宜若有難知者矣然大經大法固不外乎夏殷先世所行之舊不過與時變通小小損益而已觀往事知來者世變雖無窮而規模之大者即與天地相終始可也

八佾

毛西河曰隱公問羽數於衆仲羽數即佾數也此羽字非舞人所執之羽是領舞列者所執舞之羽蓋舞有二羽一是雉羽舞人所執惟文舞用之其名

曰翟衡時執簫簫是也一是鸞羽導舞者所執之羽武舞皆用之其名曰鸞鸞者導也爾雅作鸞謂指揮舞列使舞者起伏進退皆有節度王風左執鸞陳風值其鸞是也則此羽數正舞列之羽所謂佾也

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舞佾歌雍是一時事而三桓皆桓出故並稱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先稱季氏

奚取於三家之堂

何紀瞻曰升歌在上貴人聲也故曰於堂則明明可辨故以奚取問之

林放問禮之本章

朱以九曰近都作儉戚近於本不知夫子既嘉其問如何不以本告之總認本爲中正之本故看差了一執知有本必有末末合宜方是禮之中正放曰禮之本與夫子先進之思有合當主儉戚即本看蓋儉是一個質素戚是一點真心如何下得個近字

筆耕錄

卷一

八

後學齋叢書
第一集

夷狄之有君章

謂大夫僭亂皆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也

繪事後素

曹寅谷曰攷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五色者五采也謂青赤黃白黑也又曰畫繪之事後素功素者白采也功者工也後工者謂後布之恐其潰汙也禮器所言與攷工不同其所云白者以地言非以采言也故曰受采言地可加采也攷工所云素者即采也素采者五采之一也同是五采而施有先後故曰後素非謂素又加采也素即是絢不必加采也論語之說則與禮器合蓋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度數之飾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朱註引攷工全謝山謂朱子誤攷工却不誤解論語

夏禮吾能言之章

何杞瞻曰聖人自曰能言則豈無徵者然亦須得杞宋之文獻爲證佐天下乃肯信從今二國之文獻不足則能徵者不得有所拘限矣然則如何而足耶其中材守之勿失其能者修明而講求之則聖言因而可徵矣

龔異齋曰周初封同異姓等國頒行周禮而杞宋獨得用其前代禮樂至春秋時雖札爛簡缺必應修補夫子言文獻之不足徵何也曰此三代典禮一大關係說經者俱未之及不能無憾也蓋杞則避難再遷宋則有易子析骸之慘及華氏數年之亂而二家之典籍不保矣或謂杞宋之典籍雖不保周則天下共主開國時監二代作周禮則二代之禮與周禮並藏金匱石室者固無恙也不知昭二十六年王子朝以周之典籍奔楚燬於柏舉之役而二代之禮之在周者如泥牛入海矣孔子於定元年適周太史氏典籍既失古禮不復存僅問於老聃哀六年至楚王子朝所攜之典籍已亡十餘年坐是不得見二代之禮必致望於杞宋之足徵也杞宋不足徵所爲無復望於二

筆耕錄

卷一

九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代之禮之能成書也然則夫子之能言何也曰周初封魯衛啓以商政晉啓以夏政聖人聰明天縱至是邦有所聞見觸類旁通久之自然貫穿洞達而能言杞宋不足徵他國雖間有可徵更不如杞宋故言之無益此蓋在哀十一年自衛返魯後定禮樂時之言其時如向戌之能獻公合諸侯之禮六者亦無之矣曰今何以仍有周禮也曰今之周禮周官也唐以後乃名周禮周初頒發各國俾知遵守周禮與周官異春秋傳云先君周公作周禮其所稱引周官所無孔子定禮必有成書蓋俱亡於秦火楚炬矣

杞不足徵

閻百詩曰杞不足徵人皆以杞行夷禮春秋貶而稱子之故不知此時之杞非復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也杞當春秋去初封之地已千有餘里而顛沛流離賴人之力以圖存史記一則杞小微其事不足稱再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文獻無徵其由此與

禘

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師古註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國語范服終王蓋言大戎以即位而來見也二說小異可以兼用要之禘非郊祭而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何義門頗主此說恐亦未穩趙氏匡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諸侯及其太祖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論自明白禘祫之議如聚訟矣王炎曰記大傳者首言禮字明所記者禮之舊非漢儒臆說也禘與祫不同祫則太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向穆北向合食於太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鄉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爲大祫次之按王炎此說最好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如祫禘祖之所自出而不及羣廟毀廟之主則非諦審之意無怪乎大小之議紛紛而不明也

媚奧

筆耕錄

卷一

十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

詩予以奠之宗室牖下注牖室西南隅所謂奧也李氏曰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仲尼燕居以奧阼並言是奧本人之所處祭祀乃奉神於此也

周監於二代章

龔長齋曰或問夫子生周之世爲周之臣民應無不從周之理今乃曰吾從周何也曰夫子之祖弗父何爲宋太宗自啓聖王以前皆如宋用殷禮觀儒行稱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則知夫子固亦服殷冠矣此時因學周禮深嘆其文之盛又爲司寇於是始決意從周紀載徙居他國者之行禮有云君子行

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又云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夫子以前用殷禮所謂不求變俗皆如其國之故者也此時既過三世又爲司寇舍殷從周所謂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也

朱以九苞曰開口一周字住口一周字呼應處極有意味夫子殆欲以周維周也見得起頭那周非尙文之周乃監於二代以成周之文也丘至今細想周初正不覺係吾思者惟周所深注而不能忘情者亦惟周人切不可錯認了周

子入太廟章

龔畏齋曰祭祀之禮文禮器夫子雖講求有素未能一一目覩故每事之間凡以映證所知也其問與不知而問者正自不同或人心粗未及細審故反以爲譏耳又此乃祭前宿戒君未入廟之時非擲祭之晨也且係爲委吏乘

筆耕錄

卷一

十一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田之時應入太廟執事非爲中都宰時事也

閻百詩曰鄆魯邑名今則鄆縣界鄆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集註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始仕即指孔子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時或謂二者何等卑職敢駿奔走於廟中不知祭統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閭者守門之賤者也皆以有事於宗廟尸以其餘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周禮之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簠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者也非無與於廟事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

射不主皮章

何氏註馬曰射有五善焉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邢疏曰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併強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古之道也結上二事

君使臣以禮二句

君弱臣強之時名分之論只可以警其君不可以喻其臣故定公大阿倒持季氏尾大不掉孔子不得已還向定公以振之謂君誠使臣以禮蓋使以昭事之義禮以作忠之券正重禮使以制他不得不忠也昔齊景公憂田氏之逼而晏子告曰惟禮可以已之夫子告定公正是此意

哀公問社

曹寅谷曰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名如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名櫟社粉榆社者周禮大司徒云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田主田祖之稱謂依其野所宜木以棲田神非謂木爲田神木主也且社主用石不用木見新唐書儒學傳中張齊賢所議中宰我自論社不論主也註主字勿泥胡氏因郊社之文以社爲祭地黃東發謂社固祭地然所祭指生百穀之土與稷爲比則舉地之一而言之自王社以下皆然

筆耕錄

卷一

十二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故春秋祈報皆於社焉若王者父天母地之大祭全舉地而言恐又不止此社而已

三歸

何氏註包云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邢疏曰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惟娶一姓

反坫

何氏註鄭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反爵於坫上邢疏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軍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己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間也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奠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

儀封人章

閻百詩曰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返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返乎衛儀邑城今在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要爲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失位去國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一魯國已乎其語與情蹤正合

武未盡善

顧亭林曰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

筆耕錄

卷一

十三

橫學齋叢書
第一集

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於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靖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富與貴章

何義門曰此章工夫一層高一層首節不過爲仁初入手事終食不違則無時非仁矣進次顛沛則又無處而非仁矣

龔長齋曰首節不處不去以處境之顯者言末節無違必於是以用功之密者言不以精粗分先後也曰不曰無違曰必成德則皆以自然言入德則皆以勉然言不以先後分安勉也終食無違此句爲全體工夫可該不處不去不宜黏然不處不去蓋由不處不去說到無違非謂必先不處不去而後無違也

何義門曰次節惡乎二字須從君子身上作自警自問語不敢以取舍明爲可恃方鞭辟得下節起蓋時時自問自警便是存養省察事也

朱以九曰不處不去正是成君子之名處而所以成名却不在不處不去之時世有違境要名而心不純者心不純則去仁矣君子去仁惡乎成不處不去之名也必無終食違仁仁方不去名方可成至無違仁雖造次顛沛必於是况富貴賤乎人都講不去處便仁何富貴賤如此重也

吾未見好仁者章

何義門曰第三節註蓋不敢終以爲易云云按程子有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知得此意則下二節反復屬望處自說得有味

無適無莫

邢疏適厚也莫薄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

筆耕錄

卷一

十四

橫學齋叢書
第一集

則與之親也

鄭氏註適作敵莫作慕云無所貪慕也

忠恕

顧亭林曰延平先生答問原註門人朱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物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耶若以爲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及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旨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註乃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事君數章

陸氏釋文引梁武帝云數色具反數己之功勞也趙竹坡曰人臣扶功而要其君朋友特勞而干其友無厭之求至不可忍而辱與疏隨之史冊詳矣此說自可備一義也

公冶長章

范氏曰公冶長名芝字子長

何義門曰可妻也三字畫斷下特明其非罪以見不害為可妻若以下二句為可妻之實則雖觀過可以知仁然非必待其有過而後可知也

南容

王世懋曰南宮适之為南宮敬叔見論語註古來皆無異議予獨非之以為二人也按史記孔子弟子傳南宮适字子容而述論語二條以實之初未嘗言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

筆耕錄

卷一

十五

漢學齋叢書
第一集

註遽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適見家語一名縉是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敬叔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

閻百詩曰南容名适一名縉與敬叔名說載寶而朝者當是二人

瑚璉

邢疏曰案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康成說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趙竹坡曰朱子亦云夏曰瑚者此非仍古註之誤以明堂位亦不過出於漢

儒之言未必足據耳

或曰雍也章

龔長齊曰禦人以口給口對心言以口給者言不由心而發也定四年祝鮒不遵踐土載書之原辭而據異姓為後之例隨意顛倒以應莒宏是口給之實證也不知其仁毛秋晴以為不知佞人之仁義較勝

被人看破所以取憎不但正人憎之即同為佞者亦憎之所謂口戕口也故曰戕

無所取材

何氏註鄭云無所取梓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

漆雕開章

閻百詩曰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則知史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

筆耕錄

卷一

十六

漢學齋叢書
第一集

朱以九曰家國天下事業全在實實落落能起信於獨知不是玄虛做出來的如伊尹莘野三聘便動堯舜君民之想後來做的悉符所言這纔是個信後人出仕不過試之而已試得着成了些事試不着即壞了事開却不肯含糊做去必要打開把國家天下事算定着數方做故說吾斯未能信這種心腸何等實落子說正說他當下實實落落一念也

孟武伯問子路章

朱以九曰諸家講不知其仁俱言三子未仁大欠體貼玩可使二字夫子見武伯有用人之權當為國家訪經濟不當如學士談心性縱研幾於淵微與國計民生何補是使人不當論仁故曰不知也

宰予晝寢

王謙曰宰予晝寢梁武讀寢為寢室之寢畫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也韓子筆解曰晝當讀晝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

亦未深誅

愚按讀書爲畫與下二喻更覺關切

我不欲章

何杞瞻曰程子又云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二句安溪先生謂此說比註優蓋恕即甚難盡不必又言仁者之事不待勉強總註無者自然而然按曰無欲何嘗不是禁止之辭

賜也非爾所及也

何氏註孔云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趙竹坡曰按孔氏之意似言無加於人我能自主人加於我則出自人非我所可主也然義頗迂遠不得語神

寧武子章

龔畏齋曰據春秋經傳傳二十五年衛文公卒成公立二十六年經書公會

筆耕錄

卷一

十七

橫學齋叢書
第一集

莒子衛寧速盟于向速爲武子之父則武子不及仕文公也明矣二十八年晉伐衛衛侯失國三十年衛侯復國武子始屢見於傳三十一年經書衛遷於帝邱傳載武子諫公祀相文四年經書衛侯使寧俞來聘傳載港露彤弓之辨據此則無道指成公失國有道指成公復國後又明矣武子之知朱子誤於文公時求之因以爲無事可見夫聖人明稱爲知且指爲可及何得以爲無事可見也今觀止祀相不答賦二事以孔子譏文仲祀爰居作虛器答樊遲敬遠鬼神及君子以范宣子權詞受彤弓爲知禮等事參之武子之知居然爲當時所罕見然依類以求不禱桑林不禳火災不繫龍門似武子之止祀相不拜肆夏文王重拜鹿鳴似武子之不答賦武子合之而知鑿子產穆叔各有其一故猶曰可及也至於愚如同時曹侯孺有獲曹伯之功然內無元喧之強臣較武子爲易厥後魯子家羈從昭公出亡久于武子然晉侯使荀躒調和昭公君臣子家不能內安衆心外應晉使卒致從者脅公不能

反國終春秋無與武子比者故不可及也

左邱明

龔畏齋曰左邱明孔子之友非弟子也邱明蓋以字行即其字犯夫子之諱亦足爲非弟子之證或問是作左傳者否曰或以哀公傳未有趙襄子之證疑左傳非此邱明所作然襄子敗智伯去春秋不過二十七年左氏年小於夫子至九十餘歲則固已見之矣且此等大著述孰不難稱司馬談去孔子二百餘年父老傳聞豈容有誤然則作傳固即此人無容疑也

敬之

何義門曰橫渠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按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以共敝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北齊書唐邕傳云顯祖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

筆耕錄

卷一

十八

橫學齋叢書
第一集

十室之邑節

邢疏曰衛瓘注云焉於虔反爲下句首趙竹坡曰按王虛若辨惑序云此蓋篤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衛瓘以焉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此過於厚也王說自正然衛說亦可存參

雍也可使南面章

敬者簡之神善治者正欲存其神不欲標其迹如舜之恭己無爲而正南面正得簡之真神也論子桑而曰可也簡則必有所不可者矣夫可者其迹不可者其神也仲弓默會其本體而恍游夫子之意中曰居敬而行簡夫子適符其初心又恍游仲弓之意中曰雍之言然總只發揮得可也簡三字耳可也簡三字真是通章血脈精神所聚不可忽過

何義門曰上行簡是簡要下行簡是簡略居簡是簡靜

子華使齊章

閻百詩曰向嘗以子華使齊原思爲宰並爲魯司寇時事爲聖人之用財既考赤少孔子四十二歲當爲司寇時赤甫八歲應是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

朱以九曰通是個周急不繼富耳原思一段正見周急之意也是文之餘波處今人不知以辭與並對那識古人文字

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龔畏齋曰三月不違者一歲只三四次心稍不存所謂未達一間也日月至焉者或一日常在於仁或一月常在於仁月至勝於日至若如日一至月一至之說則日至勝於月至矣然曰日一至則一日猶不常在於仁何況一月恐非所以論聖門諸子也

季氏使閔子騫章

傅氏振鐸曰避人避地惟恐不深閔子杜謝權門何得啓人以端示人以向

筆耕錄

卷一

十九

橫學齋叢書
第一集

其曰如有復我云者意以季氏無再三之誠而彼正不願有再三之讀曰必在汶上云者意以季無謀野之功而彼正不願爲出門之同按此似深得閔子微意

汶水泰山

閻百詩曰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此爲最大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之境以岱分東方之山以岱爲宗長

伯牛有疾章

龔畏齋曰執其手診脈候息也於脈息知其必亡故嘆之淮南子以爲癩劉氏孝標因有歌其荑苒之言於傳無敢放未敢信也且既曰癩則未問前必久知之問之時亦目見之何俟執手而乃嘆也

何義門曰漢書楚王囂傳成帝詔書中引此作蔑之命矣夫是亡字當讀爲無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也趙竹坡曰按王充論衡亦作無之

敬鬼神而遠之

何義門曰卜筮稽疑亦實鬼神事若專就祀典論臚列國家大事不切學者日用於樊遲何與耶

子見南子章

龔畏齋曰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常求之傳記皆無其文故朱子作疑詞以詰之然實不可謂無其禮左傳成公十六年叔孫僑如奔齊齊聲孟子通焉使立於高國之間若非有見小君之禮安得有此是則無據中之確據也至所以應見小君者則昔人據祭祀不能相避之說得之

閻百詩曰金仁山云按聖人道大德全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彼之不善我何與焉而此意有難以明言者蓋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苟明言其爲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

筆耕錄

卷一

二十一

橫學齋叢書
第一集

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夫天故無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

又曰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孔子可以久則久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爲女樂也而以燔肉去孔子去衛爲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招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爾此夫子義之盡而仁之至也

朱以九曰賢者守禮聖人達權夫子不如此不成其爲夫子子路必如此方成其爲子路也子路不說莫說壞子路

邢疏引樂肇云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趙竹坡曰按此說義自可存然以釋子路不悅之意不甚明了朱子之所以不從與

何有於我哉 出則事公卿章同

何氏註鄭云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趙竹坡曰按孔安國書序曰好古博雅

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孔疏曰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親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與鄭說小異然皆不作鄭辭第鄭云我獨有之亦稍失和平氣象不若孔疏之渾而無迹也蓋何有於我哉猶於從政乎何有之意

游於藝

游藝者活潑潑地溫養我靈惺之機三件內皆有之皆爲輔而非主也從志道時游之而道不苦於入門有自然之向往從德時游之而德不拘於把持有自然之卓立從依仁時游之而仁非強合有自然之渾化

自行束脩以上

張鳳翼譚輅曰束脩二字人知爲弟子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飾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修其心又劉般束脩至行可見自行束脩以上言能飾躬者皆可教也

筆耕錄

卷一

二十一

機學齋叢書
第一集

又杜詩薦伏謀疏有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而註又云十五以上延薦亦云吾自束脩以來爲臣子忠孝交不諂瀆何朱註以禮物言者是禮物何以云然趙竹坡曰按此自是一說然朱註自本古註疏何氏註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邪疏曰束脩十脔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

子謂顏淵章

何紀瞻曰子行三軍則誰與朱註自負其勇此句太粗子路此時亦復茫然自失乃以所能質證更求進步耳

安溪先生曰臨事而懼對暴虎馮河好謀而成對死而無悔蓋暴虎馮河是無懼也死而無悔不計其成也邵子云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若只以斷字下註脚恐未是子路對症

富而可求章

蕭文仲曰記者敘此章於商行藏之後正自有意要知此不是說世人求富正是欲求富乎世而以可不可自爲審度之辭耳富即是天何以刺何神不富之富亦即是如適衡章富之既富矣之富蓋云瞻念斯世維今之政不如茲維昔之富不如時吾苟可以求富乎世栖栖皇皇所不惜也執鞭亦爲之即吾願爲執鞭之意如不可求富於世也則亦從吾所好以自爲退藏而已上二句是用之則行之意下二句是舍之則藏之意若實作爲世人求富而謂以世情語提醒世人意殊寒淺

子在齊聞韶章

龔畏齋曰先儒以陳敬仲奔齊齊因有韶非也蓋齊有韶滅遂所得也其屬之敬仲則班固謬論也樂爲大司所職樂器有司掌之安得妄以與人敬仲避禍出奔跋涉千餘里救死不暇安肯以樂器自累乎又記稱夔始制樂以無攸理固可信也

筆耕錄

卷一

二十二

機學齋叢書
第一集

賞諸侯當時如齊季荊應在受賜之列則齊不止一韶矣且稱賞諸侯有德則受韶者多如韶州韶石以韶得名則荒服諸侯有德亦在所賜矣傳記雖無攸理固可信也

何氏註王云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趙竹坡曰按舊註意似謂不意韶樂之竟在齊也

何義門曰向吾已知其盡善盡美也而不意其一至於斯也李安溪云只將註語略一那動云不意古今爲樂者至於如韶之美方合

蕭拙齋學測曰余讀論語至聞韶一章每思之不得韶樂信美善夫子聞之何必於三月又何爲遂不知肉味將不爲沈溺耶頃讀二程書亦疑此謂三月字當是音字之誤似爲近之韶之盡善夫子向聞之已亟稱之豈至今日而始嘆舜樂之至於斯哉韶樂殘缺久矣齊景公三十一年太師擊適齊夫子亦以是年至齊明年夫子與太師擊論樂論韶齊之韶自師擊始擊之爲

詔實得之夫子今聞樂所作之詔與虞廷無異故喜之深不覺嘆之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謂不圖大師樂爲詔樂一至於斯非謂不圖舜之樂至於斯也觀爲樂爲字可見

夫子爲衛君平章

羅泌路史曰公子鄧之德實婉夷齊孔子居衛蓋有疑輒不可爲君而鄧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爲問夫子以爲求仁得仁蓋以明其志之得也知夷齊以遜國爲仁則知夫子不爲衛君而鄧賢可知矣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孰有求賜高弟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耶公羊高以輒之拒命爲正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哉趙竹坡曰按路史之意是以爲衛君對公子鄧當立不當立言非指輒輒之爭言也意自正大而語尙未豁

何義門曰怨乎句只問他當下可有感情矯激爲非中正否不是後來追悔

筆耕錄

卷一

二十三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陳文子註中怨悔是後來不甘貧賤一時勉強終有悔心此則謂其賢智之過非天理人情所安猶有可怨悔者則不可以古律今也

閻百詩曰衛之亂所謂以淫始以兵終非乎輒不子而負故惡於前輒不子而起大惡於後輒與輒兩不仁厥罪維均而君子尤重惡乎輒何以言之宋朝召而艾殺輒輒之欲刃其母動於恥也動於恥則猶有母存焉簡子送而發兵以拒輒之不納其父昏於利也昏於利則是終無父也猶有母者輒終無父者輒由是觀之兩人之獄定矣君子而不忍爲輒也忍爲輒乎

加我數年章

龔畏齋曰余按五十以學易五讀十讀以學易句若曰天其加我數年乎或少則五年或多則十年我以所加之五年十年潛心學易雖未能全無過亦庶可以無大過矣五十指所加之年既與上文數字相應蒙上不增年字亦見聖人省筆之妙又何須改五十爲卒而強經以就我乎

何氏註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胡氏曰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何義門曰此章惟雲峯胡氏說最好與無大過方帖合註語理則是而按之題語却汗漫

我非生而知之節

朱以九曰本文二之字無所指示即謂堯舜以來所相傳者然夫子不恃自家聰明一點一滴要與千聖打箇合同下句者也二字謂好古敏求我之爲我如是焉者也絕不打轉知字今人多說求而知之者是不是

子不語節

龔畏齋曰怪與亂不語固矣或謂力則周書有同力度德大邦畏力之文力

筆耕錄

卷一

二十四

樓學齋叢書
第一集

不必無德也鬼神則家語易傳祭禮中庸夫子屢言之何以云不語耶曰不語力者會子不忍食羊棗之意也神則如神降於莘神欲瓊弁玉纓之類非鬼神之神也

又曰詩稱簡兮之賢者曰有力如虎稱申伯曰番番稱湯曰武湯稱契曰桓撥力亦何不可言聖人何以不言力明有見父之書而不忍讀之意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朱以九曰味知之次一句不知而作非無知妄作也是不假聞見之知生而知之者上也作者之聖也聞見之知學知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巫馬期以告章

何紀瞻曰註中諱君之惡兩句須先黏在巫馬期以告上言期豈不知是諱惡然竊計又難自言豈不知娶同姓非禮孔子亦不肯曲辨然又礙諱惡故告之以觀孔子更如何處此